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two women. The woman on the left is standing, wearing a dark long-sleeved blouse with white polka dots and dark trousers, holding a black clutch bag. The woman on the right is sitting, wearing a bright red short-sleeved top and light-colored trousers. The background is a vibrant, abstract composition of green and yellow brushstrokes. The title '姐妹花' is printed in large white characters across the lower middle of the cover.

姐妹花

【日】 石坂洋次郎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姐妹花

〔日〕 石坂洋次郎 著

兹心 小迎 译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新登字05号

I313.45/176

姐妹花

【日】石坂洋次郎著 兹心 小迎译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州7228工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9.375印张 2插页 197千字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80534-406-X

I·360

定价：3.40元

内 容 提 要

信子和美和子是一对貌美纯朴，性格迥异的姐妹，两人各有一番不寻常的感情经历。

妹妹美和子是杂志社记者，爽朗活泼，她与年轻同事野崎情趣，见解相投，成了好友。但她心目中的理想伴侣却是为人敦厚、稳健、中年丧妻的总编野吕。美和子面临着感情的抉择：她应该找一个与自己同样年轻而未成熟的小伙子，用艰苦的努力和奋斗去创造共同的新生活，还是抱着守成、依赖的心理寻求一个现成的安乐窝和靠山？

姐姐信子在压抑的战争年代度过了青春时代，多少年来，在平和、安宁的家庭中充当贤妻良母。战后越来越强烈的新思潮的冲击，使她开始不满过去平庸的生活。在参加社会活动中，她结识了渔色老手石山。石山玩弄一系列手段使纯洁的信子感情天平倾向于他。信子在新旧两种观念中彷徨着：是做一个新式女性还是继续做一个旧式主妇？

目 录

1. 招聘考试	(1)
2. 姐妹	(23)
3. 经济预算书	(38)
4. 自己的路	(58)
5. 生活之河	(77)
6. 你和我	(98)
7. 医院	(128)
8. 海风	(147)
9. 野火	(164)
10. 倾斜	(191)
11. 寄居蟹	(219)
12. 不速之客	(240)
13. 激流	(251)
14. 严冬长青	(278)

招 聘 考 试

今年3月份将从女子大学毕业的香月美和子，1月底参加了东洋评论社的女记者招聘考试。综合杂志《东洋评论》历史悠久，现在也甚为活跃，被认为在文化界起着指导作用，再加经营状况不坏，因此有200余人报名参加了这次录取名额为两三人的记者招聘。

第一次的笔试是在某小学的教室中进行的，结果有20人被选中参加将在新桥^①的日本大厦三、四楼东洋评论社办公室中举行的第二次面试。香月美和子也是这幸运的20人中的一位。

“太好了！不过，这回的考试可就不容易对付了……”

美和子在兴奋之中，也难以抑制一种不安之感，甚至变得有几分神经质，不禁回忆起一件件功亏一篑的往事。

美和子的老家在雪国青森^②。读女子中学四年级时，她曾作为校滑雪队的主力，参加了全县女子滑雪运动会的长距离项目。从出发开始她就一直顺利地处于领先地位，谁知最

①新桥：东京地名。

②青森：位于日本东北地区北部。

后在山谷间的一段回转中，竟被别的选手超了过去。

在小学时，她从一年级开始成绩一直属于榜首，谁知毕业时却降为第三位。

更小的时候，为了拿到母亲高高地藏在橱里的点心，她將小饭桌、桔子箱和杂志摞起来，踮起脚站上去，眼看手就要够到点心时，脚下垫的东西突然倒塌摔了下来。脸撞在火盆边上，以致右额角至今仍留有一个依稀可辨的伤痕……

不过，当发现自己竟想起这类往事并因此而焦躁不安时，美和子也不由得露出了一脸苦笑，暗自想道：

“其实不也有许多善始善终的事例吗？应当尽最大的努力，至于结果，只有听其自然了……”

2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三，为了不耽误参加上午10点钟参加在新桥的东洋评论社举行的面试，美和子稍稍提前离开了位于自由丘的姐姐家。姐姐信子把她送到门口，以极认真的口吻说：

“我在佛坛前点上了供灯，祈祝你成功呢。”

“不，我倒愿意一辈子都凭自己的判断行事。什么菩萨佛爷，什么占卦的，全都靠不住……”美和子笑道，却又使人听出这是她的真心话。

“真太好强了。那我就不管你了，祝你顺利。”信子拍了拍妹妹的肩膀，将她送出门外。信子这辈子几乎一直是遵循着世俗的习惯安分守己地过来的，直到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但对妹妹独立自主的生活态度，似乎反倒抱着一种好感。

万里晴空，冬天那柔和的阳光洒满大地。无论是步行在

大街上，还是坐在电车中，都令人觉得神清气爽。

美和子今天在高领毛衣外面套了件藏青色无袖连衣裙，皮鞋和手提包都是黑色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衣着淡雅而不矫饰。她身高5尺3寸^①有余，长期运动，使体形匀称。为更清楚地突出自己的肢体那美丽的线条，她非常着意不使自己的服装在式样或色彩上刺眼夺目。

美和子不同于那种身材痴肥臃肿，唯颜面稍有姿色的类型。她长脸宽额，轮廓清秀，看上去楚楚动人，更突出的还是她整个身体洋溢出的那种青春气息。

她来到东洋评论社时才9点45分，但全体应试者早已挤在三楼一间不大的房间里，等待着面试的开始。那形形色色的服饰使得屋里像翻倒了什么玩具箱似的令人目不暇接，但那一群青春韶华的同性伙伴所散溢的体臭，总叫人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

这些人中每一位的神态，都令美和子觉得她们具有超出自己的出类拔萃的才能。但是乍眼看去，似乎也只有三四个人的个头比得上自己。在这种时候，也只好以此自慰了。

10点钟一到，办事员进来宣布面试顺序，美和子偏偏被排在末尾的第20位。

“真糟！这下全砸了……”美和子打内心感到沮丧。她听人说过：这种考试，开始时考官尚无标准，打分不易公平；而最后，考官又会因疲劳而给分偏紧。可是命该如此，事到如今也无可奈何了。

被叫到号码和姓名的人，先后去了四楼上的考场。看看

^①1日尺相当于0.303米

手表，好像每一个人只用了5分钟时间。每个人回来时都满脸通红，匆匆退出了这房间。

就这样，前19名用了约两小时。在这段时间里，美和子一直紧张不安地坐在椅子上，面孔和身子因疲惫而僵直，脑子里终于冒出了听天由命的念头。

“20号，香月美和子！”

身着黑色工作制服的办事员进来，打着呵欠喊道。看到他手里拿着啃了一半的果酱面包，美和子才发现已时过正午。

“该定的已经定了，轮到我也许不过是走走过场……”

美和子抱着这种念头，无精打采地朝四楼走去。

四楼面朝楼梯的一扇房门上贴着一张白纸，上面写着“考场”的字样。也许是浆糊没抹够，已有半边脱落，耷拉着吊在门上。这情景也给美和子一种一切都已结束的印象。

推开房门，屋里烟雾缭绕，笼罩着一种众人拥挤的地方常有的浊气。沿窗边一字儿排开的办公桌旁，5个杂志社干部模样的男子，趴的趴、仰的仰，懒懒散散地等在那儿。房间里漂溢着一种恹恹的倦怠气氛。

“是香月美和子小姐吗？请在这边坐。”

发话的是坐在中央的一位看上去50来岁的男人，藏青色的衣服外面套着一件绛紫色毛线衣，面净而端正，给人一种缺乏表情，生硬冷漠的感觉，就连说话的声音都是懒洋洋的。

美和子轻轻点点头，在他指定的椅子上坐下，只觉得自己置身于男人们那倦怠而粗鲁的视线之下，好似自己赤身裸

体地坐在那里抬不起头来。

穿绛紫色毛衣的那位，翻弄着桌子上堆着的履历表、考卷等，清嗓子似地轻轻咳了咳，然后用睡意朦胧而又闪烁出神采的眼睛凝视着美和子说：

“下面想对你提两三个问题……噢，在这之前，我似乎应该先报一下自己的身份。我是社长，姓山田……”

“谢谢，我认识您……”美和子用自己意想不到的自然口吻答道。

“你认识我？能被你这样的美人认识，实在是荣幸，可我记不起在哪儿见到过你了……”

“是的，我见过您两次。一次是我来找我伯父，他在这附近的公司工作。同他一起去附近的茶室时，在街上跟您走个对面。伯父告诉我：‘那位是东洋评论社的山田社长。’因为他知道我想来您这儿工作。第二次嘛……我能都说吗？”

“说吧。第二次是在哪儿见到的？”山田社长那张黑黝黝、冷冰冰的脸正对着美和子问道。

“那我讲了。大约是一星期前的一天晚上，我和刚才提到的那位伯父一起去看完歌舞伎表演回去时，他带我去银座后面一家名叫‘山猫’的酒吧，并说：‘去参观一回总还是可以的吧？’我在那里第二次见到了您。”

“‘山猫’……一星期前……这么说来，是开政治座谈会的那天晚上喽。你见到我时，我在干什么？”

“好像一位漂亮的女招待坐在您膝上，您跟她一起唱着煤矿歌谣……”

有人在窃笑，山田社长却只是眨了眨眼睛，不动声色地问道：

“嗯？我让女孩子坐在膝上，和她一起唱民谣……是吗？我能那么带劲吗？喂，野崎，你那天晚上跟我在一起的吧？”

山田社长突然踮起脚来，朝美和子正后方问道。美和子这时才注意到，墙角的办公桌旁，一位表情严肃的宽肩青年似乎正在整理着评分表。听见社长的问话，这位姓野崎的年轻职员站起身，不慌不忙地低声答道：

“是的，那天我跟您在一起。”

“那么，我确实是像她说的那副模样吗？”

“是的，您那天特别高兴，让阿花小姐坐在膝上，一起唱着民谣，她说的没错。”

又传来了窃笑声。

“是吗？既然你也这样讲，想必是这样喽。那你那天晚上见到过这位小姐吗？”

“是的，现在想起来了，当时我还觉得奇怪呢，这么漂亮的小姐，又不像是烟花女子、女招待之流，怎么会涉足这种酒吧间呢？确实就是她。”

这段对话是隔着自己进行的，美和子有点坐不住了，终于挪了挪座椅，换了个能同时看到两人面孔的位置坐下。她从野崎漫然朝自己望来的眼神中感觉出一种友善，不禁有点心动。

“嗯……那么我还想问问香月小姐，你看到我的那副丑态，心中作何感想呢？”

“我想您一定开心得很。”

在周围响起的一片哄笑声中，山田社长这才露了露雪白的牙齿，从喉咙深处发出了两下代表笑意的“咯咯”声，说道：

“你实在算得上是位了不起的外交家了，不过你这是一种误解。人一旦过了五十二三岁，就谈不上什么‘开心得很’了。只有你和野崎这种年龄的人，才会有‘开心得很’的时候呢……好了，言归正传，改问一个将来可能遇到的问题吧——你会允许你丈夫在酒吧间抱着女人唱小曲吗？”

“我想，若是不允许这种事情，我们就只好打消结婚的念头了。因为在酒吧、菜馆与那儿干活的女人调情，这对日本的男子说来，简直就如同家常便饭。”

“实在对不起，让你生在这么个男人风气不好的国度，但这也怨不得我一个人。”

这时，屋子里那种倦怠的气氛已被一扫而空，大家都面带微笑，倾听着山田社长和美和子的一问一答。

“不是那么回事。我认为，既然生活在同一社会中，男人和女人的品格本是处于同一水平的，只不过也许是表现方式不同罢了。”美和子已渐渐应付自如了。

“嗯，此话有理，这也可谓是有其男必有其女吧。听你这么一说，作为一个日本男子，我也多少心安理得了些。我们杂志有时找一些年轻的知识妇女开座谈会，会上，听到大家那些尖锐、睿智的发言，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一方面为时代的深刻变化而感佩不已，同时也暗自担心现代的男青年是否具有作为这样的青年女性的丈夫们应有的教养和品格

呢！不过听到你刚才的话，我就放心多了。”

“我想，女人讨论知识性问题的时候，往往并未像男人那样真正吃透这些知识，而只是让它们起着装饰品的作用。尽管这很令人遗憾……”

“不，你太谦虚了。日本的男人和女人还是要和睦相处嘛。来，握握手。”山田社长一本正经地隔着桌子伸出了肤色黑里带红，指甲修长的右手。

美和子腼腆地轻轻握住他的手。这时，身后传来了脚步声，那位姓野崎的年轻职员用大盘子装着一个茶碗端了过来，用他那浑厚的男低音说道：

“请喝杯茶。这屋里空气干燥，一会儿就渴了。”

“谢谢！”美和子确实也正觉着渴，便拿起放在桌上的茶碗，三口两口地喝下了又烫又苦的茶水，顿时来了精神。

像是有点为野崎的出现感到意外的山田社长看着美和子喝茶时那副津津有味样子，解释似的嘟哝道：

“对女性殷勤相待，正是我们的社风……”

不知谁又发出了窃笑声。山田社长将香烟塞进细长的象牙烟嘴，慢悠悠地吸了一口，说道：

“冒昧地问一句：你会唱煤矿民谣吗？”

“会，不过唱得不好。我们宿舍搞余兴活动时，也曾唱过呢。”

“真想不到，那么俗气的歌……”

“但那是平民百姓的歌呀。”

“是的，是老百姓的歌。真想什么时候看看你唱歌和跳舞呢。香月小姐，干我们这一行，对学者和思想家们写的那些

话屈聱牙，不知算是哪国文理的艰深文章读得太多，就必然会产生对煤矿民谣之类简洁表达方式的向往……”山田社长说着，从嘴上将那细长的象牙烟嘴摘下，笃笃地敲着桌边，嘴里打着节拍，吟唱着：

月儿月儿出来哟，
来到那儿的矿井上边。
烟囱烟囱实在太高，
叫那月儿半隐半现。
萨喏哟伊哟伊……

山田社长五音不全，叫人说不上那调儿似泣似诉还是似怨似慕。后面的野崎咯咯地大声笑了起来，引得美和子也忍俊不禁，只好用不住的咳嗽来加以掩饰。

“你们这种年纪，正是什么都觉得好笑的时候。我也并不觉得自己高明，只是希望这首歌词的表现力能给你们这些当记者的留下深刻印象，因为它是那样简洁、率直而又条理清晰，能使孩子、妇女、大人都产生共鸣。我希望自己的杂志上登的全是这样通俗易懂的文章。……唉呀，我说得有点离题了。刚才问你什么来着，噢……香月小姐，你认为我社招聘妇女记者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美和子将手放在膝上，考虑片刻后答道：

“有两个目的。其一是：录用妇女可以付给少于男子的工资，等到渐渐该加薪的时候，又有许多人为了结婚等原因而辞职，因此我认为，从经营角度来讲，录用女职员是上算的。”

“答得高明，还有没有呢？”山田社长苦着脸问道。

“我想，若是只有男职员，社里往往就会显得煞风景，而一旦有女性在一起，气氛就会变得柔和起来。为人沏茶，摆花，拾级拾级周围环境之类的副业，由女职员来干都是挺适合的。”

“嗯……照你这么说，在职员本质性工作方面，似乎就不太能对女职员寄予希望喽？”

“事实不正如此吗？”

“假定是这样，你感到不满吧？”

“我认为在现阶段，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你指的是让女职员干端茶，拾级环境之类的事？”

“实际上我认为这是不合理的。在日本，对于女权的承认起步很晚，男人自不待言，连妇女自己也似乎将对男性进行这类琐细的服务视为理所当然。扯开一点说，女招待、艺妓、舞女、酌妇之类为男性服务的职业，全都如实地表现了日本社会生活的落后……”

“我有同感。”后面传来野崎的声音。

“野崎君！”隔着美和子，山田社长不悦地喝道，“现在正在进行考试，请不要有类似作弊的行为。……香月小姐，一方面你具有男女同权的理想，另一方面又觉得将来有了家庭时，不管怎么说，若不将丈夫摆在首位，自己做出某种程度的牺牲，家庭生活就不能成立，这两方面的矛盾，你又打算如何处理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是这么考虑的：男人们自己在各自的工作单位也决不可能享受到真正的民主生活，在目前这

种情况下，他们在家庭中不能给自己的妻子以民主的地位，我想这也是不得已的。”

“工作单位不民主，这是社长的责任吗？”

“不，我认为这不是社长个人的问题，而是国家和社会的根本问题……”

正说到这儿，门开了，一个身着黑色立领制服，前额秃光光的勤杂工走进来，讷讷道：

“社长先生、各位先生，午饭用的炸鱼面条送来了，怎么办？”

一听这话，山田社长站起身来，那副迫不及待的样子简直令人难以想象。

“啊呀！面条一烂可就吃不得了。各位，走吧。香月小姐，考试只好到此结束了——吃饭可也是件大事呀，……合格与否，两三天内就会发通知的，今天就请回吧……”

“是，……那我就告辞了。”

美和子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走出门去，只觉得背后那一大群男人都朝自己投来亲切的视线……

户外光亮炫目，只是空气带着寒意，触抚着滚烫的面孔和脖颈，给人一种快意。也许因为正是午休时间，街上人潮如涌。

过了桥，美和子朝银座背后的街道走去，她打算先溜达一会儿，待昏昏沉沉的头脑清醒后，再上哪儿用点方便的午餐。

“唉，一切都结束了，可情况到底如何呢？”

一方面，她认为自己的话说得在情在理，甚至觉得自己的表现是成功的；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的话也许是过于不

知分寸了，会引起那些考官们的反感，认为自己不知天高地厚。

尽管如此，山田社长的人品倒给美和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看来漫不经心，却又认真不苟；貌似粗鲁，却又有体贴他人之心；鲁钝之中，不时闪现出一种敏锐。他的风格与世间一般社长之类的概念有着相当距离。虽还未能对他有个真正的了解，但若要以好恶而论，他的人品倒可以说是属于让她喜欢的那种类型。

“喂，香月小姐……香月小姐……”

听到身后有人呼唤，美和子回头一看，是那位招待自己喝茶的姓野崎的青年笑吟吟地大步赶上来，她也不禁浮出微笑，停下脚步。

“呀，请原谅我的冒昧。香月小姐，你还没吃中饭吧？方便的话，陪我一块儿吃好吗？”

野崎与她挨得很近，身体几乎要碰到一块，但他那态度令人感到的是率直而非卑猥。

“行！”美和子大大方方地答道。

“那么走吧。吃什么呢？饭卷还是面条？在那么多人面前受那份罪儿，肚子一定饿了吧？”

“唉，虽然现在还晕晕乎乎地没能摆脱当时的感觉，但凭以往的经验，这种感觉一过，肚子肯定是要饿的。”

“管它严寒酷暑，肚子照饿不误，这就是年轻、健康的证明。那我们就吃份量足而又营养丰富的什锦炒面吧。”

天上没有风，四周都沐浴在冬天那柔和而又沉静的阳光中。那些职员模样的男男女女们，在阳光下连大衣也不穿，